

追寻桃花

杨群修

春风再度，暖雨薄施，田园初润，旷野微绿。我们这里地处北回归线，春天来得早，春节才过，寒潮刚退，就已是桃红李白、梨花带雨了。可惜“红颜薄命”，才到三月中下旬，桃树长得一树新绿的时候，树下却已是繁花陨落，遍地残英，让人顿感春天来得匆匆，携带着桃花去得也那么匆匆。

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大林寺桃花》里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原来白老先生也是因为春天渐去、桃花凋落而悲花伤情，正在“长恨春归无觅处”时，偶然在大林寺遇上桃花，其“喜从中来”可想而知，可见对春天以及对桃花的留恋，古人与今人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大林寺在何处，白老先生赏花感叹后，题诗搁笔，未提及大林寺隐于何处仙山名胜，就潇洒而去，想问之却也追之不及。如今，若大林寺依然香火鼎盛，那寺里的桃花应该还盛开，散发出阵阵幽香，正招蜂引蝶吧？而此时，我却也与白居易老先生在未遇大林寺时的心情一样，长恨桃花无觅处，芳踪不知何处寻。我在茫然之中，顿生感慨，不由得在心里呼道：白老先生，你在何处？我想向你问桃花。大林寺，你在何处？我想寻你看桃花。桃花，你在何处？我想再睹你芳容。

其实春天的脚步，是由南而北，乘着春风携着桃花步履姗姗潇洒而去的，你只要跟随春天而去，人间何处不是花？近日，我就偶然有机会去桂北的某处，正好追着春天的脚步，虽然见到的不是白居易老先生所说的大林寺，却也在这里偶遇了一处桃花庵。

阳春时节，我客居于桂北的一个乡镇，听当地人讲，此地有一处桃花庵桃花开得甚盛。这天，我便独自一人走出门，前去寻探踪迹。行至野外，极目而望，春阳和煦，山远天阔，田野新绿，古木初苏，一派勃勃生机。远处云雾缠山，峰峦随日高渐渐明朗，黛色接天，群山巍峨苍莽，村庄坐落在山麓，隐隐现于古树之中，油菜花几金黄遍野，蜜蜂采蜜正忙，瀑布落下溪涧，平缓于村落，鸭鹅觅食于浅水，追鱼逐虾，此仙境般的景色，不由得令人击掌叹曰：“美哉矣，斯地！”

穿过河东一个小村庄，步过村边石桥，桥面青石板似乎很随意地跨搭溪上，人行走的足迹把青石板踩得光滑如打磨，桥底清波粼粼，树影山色随波而皱，溪水清澈可见底，鱼虾藏于水草间历历可见。石板桥旁，有石阶可下溪畔，几块大青石板铺在溪水边，几名农妇在石板上洗衣服洗菜，或搓或漂，边忙活边聊天。

沿溪而上，耳听溪流潺潺，其声如村童玩水嬉笑。溪边空气略带泥土和初春植物的味

道，吸入鼻肺，但觉丝丝湿润，爽入心脾，大自然果然是天然氧吧。岸柳夹溪，垂叶总比百木先绿，风来枝摇，长叶几乎可掬碧水。垂柳后面，一圈竹篱笆围着一个院落，院落里一树桃花探头出院外，一只小鸟站在桃树的肩膀上鸣叫，人来不惊。阳光暖和，河溪两岸，农事初忙，犁浪在农民吆喝耕牛声中翻滚，真真是个南国春色，美不胜收！

走在弯弯曲曲的田陌，路虽长，慢行也不觉甚累，缓缓呼吸，正好把集于胸腔之陈年烦恼和平生不爽徐徐排空，心头顿觉空明，令人不由得心旷神怡。此刻好想合掌作活筒状对着青山长啸，把脏腑中郁滞之气嘣去，但又不忍把这大自然的宁静扰了。

正一边观赏景色一边思索之际，一乡人肩扛一大捆竹子从那山上崎岖的山道下来。我连忙前去问路。他扛着沉重的竹子，喘着气缓缓回身指向后方。顺着他的指向，透过淡淡的云雾望去，在那蜿蜒山道的半山腰隐约可见一座庙宇，青瓦重檐，绿树拥护，仿佛琼瑶仙境一般。哦，那就是桃花庵。谢过乡人，我沿路而去。

自山脚而上，一路随意地生长着许多桃树，野地荒山，率意而长，应是野生的不似人栽，开着团团簇簇的花，那桃花粉红色，花瓣粉嫩粉嫩的，像小孩的脸一般水灵可爱。登着上山的石阶徐徐而上，身上微微出汗

的时候终于到了桃花庵。庵不大，两三尼姑打扮的半老信女在忙碌着。庵内供奉一尊宝相庄严的女性菩萨，虽然不闻磬声梵唱，倒也烟香缭绕。庵前后长着几树桃花，那花或许是得享供奉菩萨的香火余馨吧，好像比一般的桃花更加娇艳。

我在庵堂前极目望去，青山叠嶂，阡陌田畴看远，心情和天地一样广阔。而近处的桃花，和白居易那些古人诗里的桃花一样，在人的心里永远艳艳地开放，年年有桃花开，年年有人把赞美桃花的诗写出来，花美诗更美！

下山路上，忽听得山上有男女在对唱山歌，那歌声若隐若现，只听得那歌唱道：

桃花山上桃花庵，
桃花庵求桃花缘；
有缘自见桃花艳，
无缘怨哥心不坚。

桃花山上桃花庵，
桃花庵里求神仙；
若是缘有桃花梦，
有缘妹等哥明年！

那歌声缥缈缈缈，像是从山上的桃花丛里传来，又像从仙雾缭绕的桃花庵中传来，更像是，从天上传来！



华灯初上 (李冠才 摄)

小小的士大视野

罗人伟

一辆的士，驾驶室加后座，只有1平方米左右的空间。空间虽小，却是观察社会、眺望人间的窗口和平台。

的士，是当今城市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原先，人们习惯称之为出租车。后来，“引进”了西方的称谓，才有了“的士”的叫法。

年轻时在柳州，我很少坐的士。那时，腿脚灵便，出门办事，一两公里或三四公里的路程，骑一阵单车或步行就到了。随着年龄增大，脚力趋弱，生活水平提高，手里有了两个钱，坐的士的次数渐渐多了起来。

工作时坐的士，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坐上的士，一心只想尽快到达目的地，除向司机报告到达地点外，便再也没有心情与司机攀谈沟通了。退休后，来广州生活，各种负担得以解除，心情也一步步平和、宁静。在的士上，常常在堵车的时候或在不影响司机驾驶的间隙里，有意无意地、断断续续地与司机聊起天来。这种聊天，尽管时间短，内容也不一定连贯，却获得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了解到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都难以了解到的社会信息和人间万象。宽阔视野，大开眼界。

广州的的士司机，成千上万。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一个个司机，就像伸向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一根根触角。他们的信息，就像一个万花筒，多姿多彩，涉及面极为广泛。从司机姓氏、家居何处、家情如何、兄弟几人、儿女几个、来广州多久、从事过何种工作、的士驾龄多少、到家乡特产、地理特征、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历史人物及事件、民间故事，再到社会、政治、经济信息、个人阅历、人生感悟，等等，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既有静态的历史资料，也有当下的动态新闻。有一次，我坐上一个河南司机开的的士。交谈中，得知他是一个水稻收割机的机手。他只有在农闲时才来广州开的士，平时一年两季，随团队到广西桂林、柳州、来宾、玉林等地为农民收割水稻。按收割面积收费，每亩少则80元，多则100元。人均年收入8万多元。这个工作已经干了好几年了。这么新鲜的信息，身为广西柳州人的我，竟然第一次听说，连声叫好。

的士坐得多了，的士这个小小的平台，引领我走进一个个未知的领域和崭新的世界。有个来自河南周口的司机，我坐上他的的士后，问道“你们那里为什么叫周口”时，他说他的家乡有一条叫颍河的河流，河段上有一个渡口。老百姓过渡，坐的都是木船。很久以前，一户姓周的人家，世代一直干着摆渡木船、接送过往行人的活路。时间久了，人们遂称该渡口为“周家渡口”。“周家渡口”叫久了，就简称“周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时，非常高兴。此后，我坐的士时，知道司机是哪里人后，便有意地了解一下家乡所在地包括地名来历在内的各方面相关信息，填补了我在知识上的许多空白。例如，陕西司机告诉我咸阳为什么叫咸阳，广东司机告诉我韶关为什么叫韶关，河南安阳司机告诉我殷墟的前世今生，湖北司机告诉我历史名城荆州、襄阳的今昔，湖南司机还给我讲述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故事，等等。

的士司机队伍，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尽管他们的民族习俗、文化程度、性格特征、人生观、世界观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思想素质、道德水准、为人处世水平都是比较的。他们中的正能量占据着主流地位。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常常被他们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所感动，从中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鼓舞。有一个司机在谈到对子女教育时，说他养育了二子一女。大儿子上了北京大学，二儿子上中山大学，女儿上广州中医药大学，全是名校。问及诀窍，他说首先要抓好老大的学习，老大书读好了，就会带动老二、老三。孩子们崇尚读书学习的风气形成了，自然就会考上好大学。有一次，我从番禺坐的士回广州市区。司机姓陈，50多岁了。车子开出几公里后，我对他说，坐你的车感觉不一样，又快又稳。话匣一开，他高兴地告诉我，他从广州交通学校毕业，学的是汽车装配和修理。经过三十多年的磨炼，他对各种汽车的零部件背得滚瓜烂熟，对汽车性能了如指掌，开起车来，就像把玩一个小玩意似的，从快到慢或从慢到快的变速时，乘客根本感觉不出来，被同行称为“踏雪无痕”。与他聊天，相比之下，我自愧不如，觉得自己好像一下长高了几厘米。



蓝天碧水映小桥

(罗雅馨 摄)

党旗礼赞

木 心

世纪的伟力
使你像镰刀与锤子的队伍
聚集在一起
岁月的风云
征途的尘烟
铸就了你的辉煌与豪迈
你接受过，千百万次的铮铮誓言
超度过，无数英杰的灵魂
引领过，一代代忠贞的儿女前行
旗帜上，有心的强音和血的礼赞

镰刀和锤子哟
永远不会忘记
嘉兴南湖的起航
使古老中国有了新的气象
南昌城头的炮声
你立起了对抗革命的枪杆
井冈的星星之火
你燎原成了屹立东方的红色江山
是你，让历经苦难的人民无比坚强
是你，将旧中国污泥浊水横扫涤荡

镰刀和锤子哟
更加不会忘记
新的时代面临新的使命
是你，又集合起了亿万人民
引领新中国
从满目疮痍一片废墟中
再次出发
进行一次没有退路的长征
令荆棘在刀刃下猝然倒毙
令横亘的顽石在重锤下砰然裂开
在浩瀚的宇宙和广袤的原野之间
在充满企盼的现实与辽远的未来之间
掘进你灼热的思绪和划空的长啸
让神话和稻穗挂满枝头
让真理的青果在秋天成熟
让心中的奇境落地生根

家乡的味道

韦兴宗

小时候总是盼望着每个月的节，三月清明节、四月牛诞节、五月端午、七月初七、八月中秋节……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到了节，父母都会停止劳作，怀着虔诚的心情，扫屋祭祖，张罗好吃的东西。牛诞节的五色米饭、端午节的精致三角粽、七月初七和七月十四的白切鸭、八月十五有圆圆的月亮饼和豆腐，甚至有手抓的馍馍……最为期待的就是春节，不仅有新衣服穿，而且还有各式美食，令人垂涎欲滴的鸡肉、弥漫着冬日暖阳味道的腊肉、大得像鞋子一样的肉粽，可以连吃几天。

在节到来之际，孩子们也把好戏的天性收敛，围着大人转来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帮忙拔鸡毛、鸭毛，往灶里添加柴火，打扫厅堂里的卫生，移桌搬凳等，心里惦记着那些美味，咽着口水忙得不亦乐乎。准

备开饭时，老人总是吩咐我们去把手洗干净，到桌边坐着，等一家人全部到齐了，才能动筷子，而且必须是老人先夹菜，很有仪式感。上桌时，一家人其乐融融，父母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总是把最好吃的食物往孩子们的碗里放，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则专注于碗里、桌上的菜品，乐开了怀，欢声笑语在家里流淌着……

光阴荏苒，我们一天天长大，有的背井离乡去讨生活，有的随着学业有成远离故土，大多数人在陌生的地方成家立业、安家落户了。如今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物质极为丰富，小时候一个月才能吃上一次的美食，现在想吃就能吃得到，鸡肉、豆腐、粽子、馍馍等种类繁多，只要你愿意，随时随地都可以饱吃一顿，满足自己的味蕾，不用去考虑是不是节。可是擦完嘴巴后，心里总

不自觉地将与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做比较，总感觉现在的这些家常食品少了些香甜和纯美：鸡肉少了一种香鲜至极的味道，鱼肉鲜甜的气息淡了许多，豆腐少了些豆味，粽子闻不到粽子叶浓郁的清香和糯米的醇糯香……这种感觉，就像鲁迅在《社戏》里描写的一样：“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我们现在这一代人都有一种故乡情结，除了留在那里的童年回忆和袅袅炊烟的烟火味，更多的是在日子里流动的那种味道。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种感觉并没有淡去，反而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清晰可见，似乎触手可及，成了烙在心底永恒的记忆。因为我们知道，那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家乡的味道。家的味道，更是妈妈的味道！

谷雨夜中听蛙鸣

杨盛如

谷雨当天，因另租房而搬了“新”家，从村口换租到村中心一栋五层楼高的民宅。

这栋民宅盘踞小高地，加之我租的是五楼，自有居高临下之势，视野开阔，村貌尽收眼底，初夏之风暖暖地吹进来，心旷神怡。也许刚换了地方，夜，于似睡非睡之间，清脆洪亮的蛙鸣声和尖锐的虫鸣声在耳边回荡，声音似乎越来越大，我也渐渐清醒起来，便再也难以入睡。起身，信步窗前，朦胧夜色中，不远处的来宾新城区高楼林立，不少楼层还透着亮光，路灯闪烁着橙色光芒，各色夜光把天边染上了暗暗的淡红色，这些光亮又折射到村上近日才抛了秧的水田，像多面镜子般散发着微弱的亮光，组成一幅城市、乡村、水田、树木、池塘的夜色水墨画。那些此起彼伏的蛙鸣声、虫鸣声应该就是从这些散发着微亮的小田块、小水塘中传来的吧。

庚子春节，寒假假很长。因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假期变得漫长，转眼都三个多月过去了才返校。回村时，村里也发生了一些

变化，原来路旁的一大片草莓园已变成水田抛上了秧苗。我想，也许是因为疫情期间无人问津，半年收获期的草莓才及时改种了水稻吧。公路两旁的蔬菜田、荒地也都恢复成了稻田。

搬家的当天，看见一架“铁牛”在田里劳作忙碌，没多久，亩余的杂草园地变成了泥浆平整的稻田，一家三口开始抛秧播种，只见他们一手托着秧盘，一手掰块分秧，秧苗连同营养土一起均匀抛落田间，约两个小时，亩余大的水田就查歪斜斜、有点凌乱地插上了秧苗，效率比以前的插秧方式快多了。

记得上初中时，我就开始利用星期天、节假日或劳动课的时间参加生产队安排的农活挣工分，其间，工分也从2分评到5分成了半个劳力。每年的暑假抢收抢种插秧活是少不了的，拔秧、洗秧、插秧活大都由妇女同胞来完成，但作为年少后生的我们，什么活也都要学着干，抢着干。如此一来，拔秧、洗秧、挑秧、插秧都会干了，慢慢地，插的秧又快又整齐，常常得到老辈人的夸奖，同时

也体会到了劳作的辛苦。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从追忆中醒来，窗外的蛙鸣虫鸣依旧此起彼伏，似乎越来越强劲，更加闹腾，似乎整个村子都沸腾起来了，像歌会，像赶集，热闹非凡。

我无从知道蛙在鸣什么，虫在嚷何事，但从此此起彼伏的声音中，此刻夜间的大自然，让我感受到一种快乐，一种万物和谐的快乐。

我猜想，或许小动物们在庆祝，庆祝它们顺利“传宗接代”，产的卵经过农民“折腾”后的水田变成它们新生代的温床；或许它们在释放天性，冬眠窝居久了，也想尽快闻到新鲜空气，晒到暖暖的阳光，采食鲜美食物，畅游外面的世界；青蛙或许在想，换了新的环境，在稻田之中，既能吃上鲜嫩的肉食，也能保护禾苗的健康成长……

谷雨之夜，有蛙鸣虫鸣的陪伴，我就这样痴痴地想着，也这样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仿佛看到秋天大片金黄色的稻田随风飘荡，期盼“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情景。